

〔苏〕列·波契瓦洛夫 著

天涯若比邻



新 华 出 版 社

K919/27

天涯芳草

〔苏〕列·波契瓦洛夫 著
王庚虎 杨春华 译

新华出版社

天涯芳草

〔苏〕列·波契瓦洛夫 著

王庚虎 杨春华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57,000字

1982年8月湖北第一版 1982年8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203·020 定价:0.63元

1111 1111

内 容 提 要

“勇士号”是一艘科学考察船，在太平洋中部许多岛屿进行了考察。作者以记者身份随船前往，记述了这次考察的不凡成绩、生动的人物和事件，采访了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历史典故和名人轶事，读之给人以多方面的知识和兴味。

目 录

借风扬帆	1
亲人上船难相送	8
到哪里去？为了什么？	14
神秘的覆盖物	20
太平洋并不太平！	26
我们的脚下是无底洞	32
向海王爷顶礼膜拜	42
巴布亚人之国	47
猎“虎”	98
镣铐叮当作响的地方	106
为了海上的人们，干杯！	120
台风来了	127
松枝	137
有趣的抹香鲸	150
异国天空	157
宝岛	173
天边地际	187
多雨的一天	197
汤加的微笑	202
向着昨天走	214
瓦艾阿之路	220
我们的海洋小道	230
三个句号，三个破折号	238
为了再次远航	244

借风扬帆

新几内亚岛^①是米克路霍—马克来^②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正好我也去过那里。如今在我房间的墙上挂着的那面新几内亚式的面具和带有几枝箭的一张弓，就是巴布亚族猎人送给我的。桌面上放的几张鲜艳的几内亚邮票，是我在莱城^③为几个孩子买的。这是他们最喜爱的礼品，因为在他们的集邮册里新几内亚邮票并不那么容易看到。这种邮票很贵，又不易得手。邮面上是几个身穿军装的巴布亚人：他们头戴极乐鸟毛的大软帽，胸前刺有花纹，手持长矛。这种邮票能向孩子们说明我在旅途中所遇到的许多惊险的故事。

我端详着邮票，忽然想起了卡佳。我不能不想到她。因为在我现在挂巴布亚人的弓箭和米克路霍—马克来照片的墙上，仍然挂着一幅满风鼓帆而行的帆船版画。这是卡佳送给我的礼品。

① 位于澳大利亚。〔译者注〕

② 俄国著名的旅行家。〔译者注〕

③ 位于新几内亚。〔译者注〕

卡佳是我童年时的第一个好友，我一想起她，便决定以写她来作为我这本书的开头。

……有一天，我乘无轨电车来到莫斯科一条古老的大街，在一个熟悉的十字路口，我朝一所熟悉的房子望去，立即感到木然。于是便从车上下来。

房子正在拆除。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旧木房。有一部分从房顶到地基已被拆掉，房内熏黑的残迹历历在目。推土机在房前来回移动，无情地发出一种呜呜声，旧房子被一块一块地推向一边。

旧房应当拆掉……因为谁也不再需要它。

然而，我却无法相信，这条街上从今以后可以没有这所房子。尤其是它的二层楼上的那两扇小窗户竟能象被人遗忘的童话似的销声匿迹。本来，这两个小窗户并不具有任何绝妙之处，但它对我来说却曾经是整个世界上最为向往的地方。就在这个窗下，我等卡佳做完作业，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我对这里被踩平的路面是了如指掌的。

……不一会，卡佳就会把头伸出窗外。她不必在人群中找我，只是习惯地朝大街上喊一声：“我下来啦！”因为她知道我准在那里等着她。

她三步并作两步地沿着晃动的楼梯跑下来，老远就大声问：“我们到哪儿去？”

我回答：“哪儿去都行。”她会轻易地同意我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因为反正我们今天应该出去玩玩。莫斯科的偌大世界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这里感到轻松愉快，因为世界上值得我

们感兴趣的東西确实不少。

这位感情脆弱的姑娘两肩微窄，两腿很长，所以穿起布拉吉来总是显得很短。在学校里有人常叫她“小鹭”。对于那些欺负卡佳的家伙，我往往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完事。我总想保护她，使她不受他人的欺负。然而，卡佳也从不作示弱之輩。滑起冰来，谁也难赶上她。她粗野地打着口哨，常常同我一起上房赶邻居的鸽子。她动辄就给那些经得住打的孩子一记耳光。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玩洋娃娃。我同卡佳都十分天真地憧憬着旅行。我们出得门来不是去散步，而是去“航行”，到城市的海洋里去掀起新的“浪花”。考察家们的那种充满“好奇”和“危险”的道路；有时会把我們吸引到莫斯科的郊外，这样，即使回家晚了，父母亲因为焦急不安把我们惩罚一顿，我们也甘之如饴。后来我们又去了伊兹梅洛沃公园，在那里我们钻进阴森的亚马孙森林，坐在麻雀山上争论陷入北冰洋的奇特的普卢托尼亚陆地。我们的地理课总是得满分，我们喜欢读介绍旅游的书籍，一起收集邮票。确切地说，是卡佳收集，我来帮忙。集邮是卡佳的爱好。一个小小的四方块却是我们认识令人感兴趣的外部世界的窗户，通过它可以看到奔驰于热带草原的羚羊，耸入云霄的青山，漫游于荒漠中的骆驼队和云绕塔腰的雾都。你不妨举目穿窗了望，似乎小羚羊就在你的眼前，它们由于害怕而跳进高高的草丛，闻闻轻轻踩过的蹄迹……于是，这种动人心弦的场面便把你带到遥远的天际。

有一天，我从几个孩子那里换了一张邮票，是从婆罗

洲①弄来的。一看就知道是珍奇之物。我把它送到卡佳家里，由于手握得太紧，它竟然粘在我的手里。邮票上是一个毛发蓬松的大猩猩，可真象个活鬼！

于是，我们便脚踩旧沙发，在书架上寻找一本百科词典。脚下的沙发由于受力过猛而吱吱作响。一拿到书，我们就读起了婆罗洲，嗯，原来是这样一个岛！原始的部族钻进难以通行的密林，用毒箭射击自己的敌人；猩猩藏于密林深处；林间小溪中尽是蠕动着的小鳄鱼。

“真想不到是这样！”卡佳惊讶地说：“这么大的岛却几乎尚未考察过！”

她放下书，看见一只毛发蓬乱的西伯利亚猫正静静地躺在沙发上，便若有所思地抚摸着它对我说：

“首先由我们去考察那些尚未探知的地方，那该多好啊！我从书上得知，世界上最不可知的岛是新几内亚。如果能弄张这种邮票就好了！”

“能弄到！”我满口答应，下决心周游世界，要为卡佳找到一张新几内亚邮票，而不管它多么难找。

卡佳的父亲在厨房门外咳嗽不止，不断地抽烟，他用的长烟斗很象是“船长”的长筒望远镜，这是一位海员朋友送给他的。门前放着几口大锅。我们总是听到老人的咳嗽声，但是在放置沙发的这个小房子里，南洋暖流的激浪似乎就在我们脚边哗哗作响，棕榈树洋铁皮般的叶子就在我们的头顶沙沙地

① 位于印度的加里曼丹。〔译者注〕

叫……

卡佳的母亲走了进来，她斜瞄了我们一眼，便粗声粗气地对卡佳说：

“找一下房屋管理员！厕所的水箱又漏了。”

卡佳走后，她母亲便开始擦地板，她拿着笤帚没有好气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并埋怨说：“卡佳这个孩子傻里傻气，不把家务放在心里，她不刷锅，两天都没有擦过一次地板。不知会有个啥出息！她父亲倒好！卡佳的鞋坏了，本来需要买双新的，却给她买成了邮册，他倒变成了孩子。”

我很痛苦地听完了她所说的一切。由于我受到良心的责备而未再看书，因为卡佳不刷锅和磨坏了鞋的事都有我的责任。但是，我并没有望一眼卡佳的母亲，而是盯着墙。我之所以看墙，是因为墙上挂着一幅刻有一条帆船的旧版画……这是她父亲给的。他早在十五年之前就买下了它。他当时想做一名海员，但未成功，却当了一辈子银行出纳。船帆迎风而起，真想伸手摸一摸那鼓起的帆。你瞧，船头突起，掀起的两道向外翻滚的巨浪加快了船速。这幅画，我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卡佳回来了，我便带她出了门，因为家里放不下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海洋和船只。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卡佳跑来找我。她兴奋的两眼显得格外明亮，一见面便急忙告诉我：“决定让我父亲带着全家到台米尔半岛^①工作三年，我父亲自然表示同意，就是妈妈

① 在苏联境内，位于北冰洋附近。〔译者注〕

还在动摇，估计我们协同父亲可以说服妈妈。”

“你知道吗，台米尔半岛上有白鼬！”她高兴地对我说：“百科全书上是这么说的。”

从这天起，我同卡佳总是口不离台米尔，因为这也是个很少有人研究的地方。

然而卡佳并未去台米尔，因为他们未能说服妈妈。妈妈不愿意离开莫斯科这个家。她以为房间里三年不生火会把东西冻坏，也不知道该把猫放在哪里……

父亲为了不再生她的气，便手持长烟袋坐在窗前，他也不看一眼卡佳，父女俩的眼光一旦相遇，他只是无可奈何地付之一笑，并示意说：就看她的了！

我同卡佳留在了房间，她懊丧地离开了猫所在的那个沙发，无可奈何地一头栽倒在枕头上。

“看来，去台米尔的倒是别人了……”

她面无表情，沉默了很久，房内一片寂静，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她说：

“去新几内亚的也是他们，而不是我……”

我试图安慰她，便说：

“没有关系。你一定能去，一定！到时候你不仅能去台米尔和婆罗洲，就是新几内亚也可以去。如果你愿意，我拿一本关于米克路霍—马克来的书给你看。此书世界闻名！讲的是马克来在新几内亚同巴布亚人一起生活的故事。你喜欢吗？我今天就送来……”

她毫无表情地说：“不，不需要！”

……我很快就同卡佳分手了。战争已经开始。在冬天的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卡佳来向我告别。她给我带来最珍贵的礼品——刻有帆船的那幅版画。

“这是给你的。请留作纪念。”

她用手揪着自己手套上的毛线，沉默了一会又说：

“我把这本邮册送给你，但是妈妈却不同意……”

她突然抬起头，眼里露出凄切的神情，严肃而又痛苦地说：

“带着邮册在途中有好处，可以拿它换面包！你懂吗？能够换到个把黑面包的……”

她转过头，直揪着自己的头巾，我没有去拿那张新几内亚的邮票。我不能拿，因为它十分珍贵。

我难受得心都收缩了。此时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产生了保护她和使她免遭种种不幸的信念，包括战争的创伤，离别的痛苦，无情的打击和生活上的长期苦闷……她穿着一件旧大衣，显得很短。她戴着妈妈粗大的头巾，显得头很大，脸很小。她穿着大得不合脚的毡靴，两个又尖又细的膝盖裸露在外面。她的衣帽不整，使人感到可笑，这便是我今生所遇到的第一个女朋友。

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永远离开了我，并且带走了我们的童年之乐。

……从那以后过了很多年，但那艘帆船却一直挂在我的房间的床上。我往往夜不能寐，海鸟把我的梦带到了遥远的地方……世界上的一切都老了。帆船版画也老了：画面上的

漆不再发光，船上飘扬的旗帜褪了色，帆也变成黄色。然而，它一如既往地随风鼓起，显得那么结实有力，以至于我现在很想用手摸一摸它……这艘船连续航行了许多年，它走啊走啊，可是迄今仍没有找到自己的码头。大概是因为世界上总是顺风居上，对于旧船亦不例外。

……现在放在我面前的只是几张新几内亚邮票，可是却是几张极为可爱的邮票。

假如天遂人愿，我多么愿意获得哪怕几分钟的告老还童的机会，好让我再回到那所旧木房的窗前。然而它已被人拆掉了！

我总还是到过新几内亚，到过婆罗洲和台米尔。这样来说，我倒十分荣幸。那时，我总是力争利用出游的各种机会。这大概是因为在我的床头有一幅扬帆猛进的帆船之故吧……

亲人上船难相送

几年前，一艘法国考察船经过一番艰难而危险的航行之后，终于抵达南极洲，此船名为“为什么不能？”此名本身便十分自然地对我们的命运提出了挑战：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南极洲呢？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须知我们并不比他人差。

在“为什么不能？”之后不久，远航就变成了现实。我在莫

斯科百事缠身，但不得不把它置于一旁，甚至得忍心舍弃某些重要之物。随后我要到海洋上去生活几个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

“同意这种观点。”我心里想。

如此大好时光要用于准备远航的行装！十一月初，莫斯科林荫道旁，落下了几片枯黄的残叶。夜里，沥青路面上的小水坑结上了薄冰。街道两旁戴冬帽、穿皮衣的人们越来越多。初冬已经来临。我却为了防御热带的酷夏走遍了各家商店，我所要的短裤、太阳帽、游泳裤、塑料鞋等物使售货员为之惊讶。有的人还以为我善于精打细算，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仲夏防冬寒”呢。

我从哪儿可以找到越南人所说的那种塑料拖鞋？

“初春的时候您再来吧。”售货员说。

“可我现在就要呀！”

不用说，没有拖鞋，我是寸步难行，在浩瀚的热带海洋上，浪花四溅，大雨滂沱，使用这种鞋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只好到商店买双球鞋凑合。可谁在冬天需要球鞋呢？球鞋全入了库。离开球鞋可无法上路。我共需要两双。一双是登陆鞋，在热带森林里穿用。另一双在珊瑚岛的水洼里用。在这种地方根本无法赤脚走路，不然就象光脚板踩在打碎的玻璃渣上那么难受。还要买一把斧子，用来砍水下珊瑚。还得一套棉布上衣，一定要黑色！它可以防止肌肉被珊瑚割伤，黑色可以不招鲨鱼。所有这些都是我从到南洋考察过的行家那里得知的。

噢！有的人还建议我再买些小物品。我又得跑一次商店了。

“你们这里有防晒膏吗？”我问。

售货员眼珠子转了转说：

“莫非莫斯科现在是夏天？”

“我不是为了在莫斯科用。”

售货员会意地点点头，有礼貌地说：

“我猜着了，您要去非洲。”

“不全对。是去大洋洲。”我说：

“哪里？”

人们不是第一次这样问我。许多人还不知道大洋洲究竟在哪里。

……机场灯光的余辉照亮了建筑物上的节日彩旗。罕见的雪暴时而遮盖了飘动的红旗。我们将要搭乘的那架大型飞机变得模糊不清，摇晃不定，它简直就象在空中飘浮的“荷兰水手”。莫斯科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鹅毛大雪来欢送我们。天刚朦朦亮，我们就向东飞去，飞机穿过祖国的北疆。向下望去，寒光已把冻僵的大地染得一片皆白。

符拉迪沃斯托克^①的秋天总是风和日暖，然而，此时的符城却是一片灰暗，寒风劲吹。船只一条接一条地停泊在金角湾的周围。远远望去，船桅顺着海岸形成了一片森林，枯枝败叶飘然而下。

^① 即海参崴。〔译者注〕

我们正在船群中寻找一条尾部涂有白色（以表明是“客船”），并用古斯拉夫语写有“勇士号”几个大字的那条船。难道这就是享有盛名的“勇士号”吗？与这艘小船并排的还有两艘很大的旧轮船，它们从两侧将“勇士号”钳在中间。

我手扶着拉得很紧的支索，沿着晃动的舷梯上了甲板。乘员们身穿短皮大衣，头戴暖耳帽，站在甲板上工作。我因为要同他们一起在“勇士号”船舷所形成的小小世界上共同生活五个月，便仔细端详了他们的面容。随后就去找寻自己的座舱，它是个很好的位子。舷窗直对着船头。就是说，我不用离开座位就能够看到航向。我打开箱子，取出卡佳的礼品——一艘旧式帆船的版画，在吊床旁的墙上找了个钉子挂上。于是，我的旧帆船又要开始远航了。

……今天我们打开了系索。给亲人发出了最后几封信，他们要收到我们下一次来信，还要很长时间。我们用剩下的钱买了些纪念品，准备在异国土地上举行会晤时用。在国外，没有礼品可不行！

甲板在脚下颤动。发动机已经开动。我们站在船尾，被海风一吹便觉到全身瑟缩。穿黑皮袄的边防军人离开了船，水手们收起了舷梯，把系索拉上甲板。于是，与祖国海岸的最后一道联系就这样中断了。我顿时感到忧郁起来。

“亲爱的水手们，你们的船要去什么地方？”有人问。

“大洋洲。”

“哪里？哪里？”

“大洋洲。”我说。

有个人凭栏而站，用手撑着下颚向远处了望，他的暖耳帽的毛茸茸的帽檐下只露出了冻青的高鼻梁，他用两眼痴痴呆呆地看着邻船生锈的船帮，然后若有所思地问：

“大洋洲究竟在哪里？亲爱的水手！”

几位姑娘用厚厚的毛制头巾围着头，站在高高的，然而却破旧得只适于用作工人宿舍的“雅库特号”船上向下望去。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姑娘们的清脆笑声，宛如一缕缕花絮，撒满了我们的船头。但是，我们的水手却无心去扑拿它。他心情忧郁，因而忧心忡忡地解释说：

“大洋洲在赤道的南面。”

“啊呀，我的天，那里很热吧？”

“热得象澡塘！”

“真想不到！干吗我们要到那里去！”

我们要去的大洋洲，莫非就是那个非常遥远的已经沉入茫茫太平洋中的大洋洲吗？

“似乎就是向那儿航行！”我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不是航行，而是游去。”出来纠正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是游去，而是走去！”另一个人声音嘶哑、慢条斯理地说。

新老水手们欢聚一堂。

拖船在指示铃未响之前就拉开了钢索，将“勇士号”徐徐拖到了码头前。

……轮船与火车不同，